

LADY
CHATTERLEY'S
LOVER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英] D.H. 劳伦斯 著

张佳玮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CHA 

LOVER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英] D.H. 劳伦斯 著

张佳玮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 (英) D.H.劳伦斯著; 张佳玮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594-0392-6

I. ①查… II. ①D…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8646号

书 名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著 者	(英) D.H.劳伦斯	译 者	张佳玮
选题策划	肯特文化	出版人	黄小初
出版统筹	柯利明 林苑中	特约监制	郭凤岭
责任编辑	李 黎	特约编辑	郭凤岭 杨 洋
特约校对	马竞芳	营销统筹	姜 涛
营销推广	刘 源	责任印制	张军伟 付媛媛
封面设计	吴 倩	版式制作	翟程程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联城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280千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392-6		
定 价	45.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9737280

作者简介

D.H. 劳伦斯 (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英国小说家、诗人，20 世纪最独特和最具争议性的作家之一。他生于诺丁汉，父亲是矿工，母亲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父母价值观念迥异，导致婚姻关系失和。畸形的家庭关系影响了劳伦斯对婚姻家庭和性爱的观念，也让他在文学创作中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 系 持 以 独 特 的 观 察 视 角 ， 写 出 了 多 部 惊 世 骇 俗 的 作 品 。 劳 伦 斯 提 倡 人 性 自 由 以 及 和 谐 的 两 性 关 系 ， 反 对 工 业 文 明 对 自 然 的 破 坏 。 其 主 要 作 品 包 括 小 说 、 诗 歌 、 戏 剧 、 散 文 、 游 记 和 书 信 ， 最 著 名 的 代 表 作 是 长 篇 小 说 《 儿 子 与 情 人 》 《 虹 》 《 恋 爱 中 的 女 人 》 《 查 特 莱 夫 人 的 情 人 》 等 。

译者简介

张佳玮，1983 年 7 月生于无锡，自由撰稿人。出版作品有随笔集《无非求碗热汤喝》《代表作和被代表作》等，小说《爱情故事》等，传记《莫奈和他的眼睛》《伦勃朗 1642》等，以及译作《浮生六记》。

内容简介

面对半身不遂、对性爱不屑一顾的丈夫，敏感热情的查特莱夫人感到迷惘而不满。形而上的虚假爱情并非她想要，她想追求的是真诚、身心相契的感情。日日生活在庄园中，终于，查特莱夫人遇见了守林人梅勒斯，就此展开一段禁忌的、阶级不对称的不伦之恋……



选题策划：肯特文化
出品人：黄小初
出版统筹：柯利明 林苑中
特约监制：郭凤岭
责任编辑：李黎
特约编辑：郭凤岭 杨洋
特约校对：马竟芳
营销统筹：姜涛
营销推广：刘源
责任印制：张军伟 付媛媛
封面设计：吴倩
版式制作：翟程程

全国各大实体书店和各大网络商城均有销售

目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012	第二章
022	第三章
038	第四章
052	第五章
073	第六章
091	第七章
111	第八章
129	第九章
146	第十章
195	第十一章
220	第十二章
239	第十三章

261	第十四章
285	第十五章
307	第十六章
339	第十七章
363	第十八章
387	第十九章
407	译后记

第一章

我们的时代根本悲惨不堪，所以我们拒绝伤惨度日。大灾难席卷而过，我们处身废墟中，开始建起些微小的栖居地，培育些微小的新希望。这工作颇为艰难：当下并无通向未来的坦途；但是我们迂回前进，翻越障碍。我们得活下去，无论多少人的世界已经天塌地陷。

多多少少，这便是康斯坦斯·查特莱的处境了。战争摧毁了她的生活。于是她意识到，人真得活到老学到老。

1917年她嫁给了克利福德·查特莱，就趁着他回英国的一个月假期。他们共度了一个月的蜜月，克利福德回到一战的弗兰德斯前线，六个月后，再被支离破碎地运返回英国来：康斯坦斯，他的妻子，时年23岁，而他29岁。

他对生命的执着堪称奇迹。他没有死，支离破碎的身体还看似复原了。整整两年时间，他命悬医生之手，后来被宣布痊愈了，活

过来了。只是腰部以下的半身，就此瘫痪。

1920年，克利福德和康斯坦斯回到他的世代老家拉格比去。他的父亲已经过世，克利福德袭了爵位，成了克利福德男爵，康斯坦斯成了查特莱男爵夫人。他们回归到颇为凄凉的查特莱老家，执掌门户，过起了婚后生活，收入不太充裕。克利福德有个姐姐，然而已经搬出去了，此外并无熟络的亲友。他的长兄在一战中阵亡。克利福德自己永世残疾了，也确知已不可能再有孩子，回到烟雾沉沉的中部地区¹的家里来，也就是尽尽人事，维系查特莱家的香火。

他并不因此颓废。他可以坐在轮椅里，推着自己行走，他还有个装了发动机的自动轮椅，可以载着自己，慢慢地绕过花园，到他引以为豪但又假装不在乎的猎园中去：那美丽又凄清的猎园。

受过那么多罪后，那些苦痛某种程度上似乎都离他而去了。他还是带着好奇、活泼、愉快，差不多可说是快活的神情，红润的脸孔看上去还健康，灰蓝的眼睛撩人而闪亮。他的肩膀宽而结实，双手有力。他衣着奢华，戴着邦德街²买来的帅气领带。然而，从他的脸上，你依然看得见一点儿残疾者的呆滞与空虚。

他曾经如此生死一线，所以劫后所余的残生，对他异常珍贵。他眼神中的焦虑光芒，流露出他死里逃生的自豪。但他伤得过于严重，体内有些什么已经死灭了，有些感情已经消失。剩下

1 中部地区 (the Midlands)，音译为米德兰兹，大约相当于“七国时代”麦西亚王国的范围，为东英格兰、北英格兰、威尔士和南英格兰所包围。

2 邦德街 (Bond Street)，英国伦敦市中心一条著名的购物街。

的只有麻木的空白。

他的妻子康斯坦斯，健壮，仿佛乡下姑娘，褐色软发，身体结实，举止缓慢，精力旺盛非凡。她有一对大大的、好奇的眼睛，声音温柔，像是刚离开乡村。

其实压根儿不是。她的父亲老马尔科姆·里德爵士，曾是著名的皇家艺术学会会员；她的母亲在拉斐尔前派¹流行的岁月，曾是个有教养的费边社²社员。身处艺术家与有文化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康斯坦斯和她的姐姐希尔达，受了可称为美育的非传统的教育。她们被父母带去巴黎、罗马与佛罗伦萨，呼吸艺术的空气；她们也被带去过海牙、柏林，参加社会主义的大会，听演讲人使用每种文明语言，面无愧色。

如此这般，姐妹俩度过了一段饱含艺术与理想政治的童年。那是她俩生活的天然氛围。她们既国际化又不失乡土本色，这种乡土气的国际化艺术气质，与纯粹的社会理想并行不悖。

康斯坦斯15岁时，姐妹俩被送去德国德累斯顿，学习音乐等科目。她们在那里过得挺愉快。她们自由地在学生中间生活，她们和男人们争论着哲学、社会学和艺术问题。巾帼不让须眉，甚至因为是女孩子，所以更显出色。她们徜徉林间，与背着吉他的健美青年

1 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是1848年兴起的一个艺术团体，常被看作是艺术中的前卫派运动，不过他们否认这种描述，因为他们仍然以古典历史和神话作为绘画题材以及模仿的艺术态度，或者是以模拟自然的状态，来作为他们艺术的目的。

2 费边社（Fabian Society），英国的一个社会主义团体，成立于1884年，由一群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发起，以古罗马名将费边（Fabius）作为学社名称的来源。

为伴，弦乐鸣动。她们歌唱，她们自由。自由！伟大的词汇！她们在旷野，在清晨的森林，与精力充沛、歌喉卓绝的年轻男伴，为所欲为，以及最重要的：畅所欲言。谈话是最重要的，尤其那令人动情的言谈交流；爱情，不过是件次要的陪衬品。

希尔达和康斯坦斯都在18岁时初尝爱情。那些青年们与她们热情交谈、为她们欢悦歌唱、与她们在林中自由野宿后，自然都想更进一步。她们踌躇过，但是她们畅谈过了男欢女爱的问题，这事显得如此要紧，况且，男生们又如此谦卑与恳切。那么，为什么一个女孩子就不能享受女王待遇，慷慨地赐点儿恩惠呢？

于是她们将自己赐出去了，赐给平时各自辩论问题最通透、最亲密的男人。辩论探讨很是风雅，恋爱和性交则只是一种原始的本能，事后还多少让人失望。事后，姑娘们对伴侣的爱情冷淡了，简直有点憎恨他们，仿佛男人侵犯了她们的秘密和内心自由。当然了，一个女孩所有的尊严和生命的意义，都在于获得绝对、完美、纯粹、高贵的自由。若一个少女的生活不能摆脱老式的、污秽的两性关系，不能摆脱可耻的从属状态，还有什么意义呢？

无论人怎样感情用事，性爱这东西，都属于最古老、最污秽的结合和从属状态。歌颂性爱的诗人们，大都是男性。女人们一向知道，世上有比性爱更好、更高贵的东西。如今，她们知道得更明确了。一个女人美丽纯洁的自由，比任何性爱关系都美妙。唯一不幸的是：男人们对于这点的看法太落后了，他们在性爱的事上格外坚持，像狗似的。

于是女人不得不让步，因为男人就像是贪馋的孩子。女人必须为男人所欲求的让步，供其所需，否则男人便会变得恼人、暴躁起

来，像个孩子，糟蹋一段好感情。但一个女人可以表面顺从男人，却不在她内在自由的自我上退让。那些谈性说爱的诗人和其他论说家，似乎没考虑过这点。一个女人可以跟一个男人欢爱，同时并不任他支配。当然，她还可以利用这性爱，支配男人。她只需要在性爱时忍耐，让男人先逞了威风，她便可以接管战场，延长交欢，把男人当作工具，去满足她自己的高潮。

一战爆发时，姐妹俩都有了各自的初次性爱经验，匆忙赶回家去。她俩的恋爱对象，都曾对她俩热切追求、亲切谈心。她们此前从未意识到：与真正的聪明男人，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地热情交谈，这是何等惊人、深刻又不可思议的美妙。从未有人对她们说过天国的诺言：“您将有一个可以谈话的男人。”却在她们明白其意义之前，已经成真了。

经过这些生动、直白又亲密的讨论，性爱多少变得水到渠成了，那就做吧。性爱标志着一个章节的结束，它本身也令人战栗：那是肉体深处一种奇特的、美妙的震颤，一种自我决定的痉挛。就像兴奋的文章收尾词，用以意味着段落终结的一排星，一个主题终止。

她们于1913年暑假回家时，希尔达20岁，康妮¹18岁。她们的父亲明白无误地看出她们有过性爱体验了。一如有句法语说的，“爱已经做过了”。他自己是个过来人，便让生活顺其自然。至于她们的母亲，那时正焦虑地度过生命中最后几个月，只希望她的女儿们能够“自由”，能够“成就自我”，虽然她自己从没有成就过什么：命运没给她机会。天晓得为什么，她本来有自己的收入，有

1 康妮（Connie），康斯坦斯（Constance）的昵称。

自己的生活。她将此归咎于丈夫。但事实上，她不能解决的，是她自己心灵中的某些老观念与桎梏，那和马尔科姆爵士无关：他只任她紧张又亢奋的妻子自说自话，自管自过日子。

于是姐妹俩“自由”了。她们回到德累斯顿，回到她们的音乐、大学和年轻男生们中间去。她们各自爱着她们的男伴，她们的男伴也以全副热情爱着她们。所有青年男子所能想出、说出、写出的美妙字句，他们都献给这两个姑娘了。康妮的情人好音乐，希尔达的情人懂科技。但他们都只为这二位姑娘活着，至少在精神上如此。肉体方面，他们有点讨人厌，但是他们自己并不知道。

很明显：他们经历的性爱，在两对男女的身体上引发了奇异、微妙又显而易见的变化。女人变得更明丽，更有微妙的圆润感，少女时代的棱角软化了，面上的神色或是渴望，或是胜利；男人沉静多了，更内敛了，肩与臀也不再刚硬，而显得沉稳。

在性爱的快感中，姐妹俩几乎屈服于奇特的男性力量。但很快，她们自拔而出，将性快感看作一种感觉，于是得以保持自在。

至于她们的男伴，因为感激她们所赐予的性经验，便将灵魂交托给她们。但是不久，他们似乎觉得得不偿失。康妮的情人开始有点坏脾气，希尔达的那位则说些风凉话。男人们就是这样！忘恩负义，永不满足。你不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憎恨你，因为你不要他们；你要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憎恨你，为点别的理由，或者毫无理由。反正他们是不知足的孩子，无论得到什么，无论女人如何尽力，男人都不会满意。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了。希尔达和康妮，继5月回家那次后，又匆匆返乡，奔赴母亲的葬礼。她们的两个德国情人，都在

1914年圣诞节前死掉了，让姐妹俩饮泣一场，情热于中，但内心深处却将他们就此忘了。他们不复存在了。

她们都住在肯辛顿¹她们父亲的房子里——实际上产权归她们的母亲。她们与剑桥大学某个团体的学生往来，看他们拥护“自由”，穿着法兰绒裤，法兰绒衬衣在脖子处开领，宣扬无政府主义，说话声音仿佛嗫嚅又仿佛耳语，仪态灵敏。希尔达忽然和一个大她十岁的男人结了婚：此人是该剑桥学生团体的一个老成员，甚是殷富，且在政府里有个好职位，也写点哲学论文。她与他在西敏寺区²的一所小屋里同居，交往的都是政府人物：那些人虽非顶尖，但都是，或即将是，国内有权威的知识分子，说起话来都头头是道，至少表面如此。

康妮做了份轻省的战时工作，与那些穿法兰绒裤、绝不妥协、嘲弄一切的剑桥学生常在一处。她的朋友是克利福德·查特莱，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他原在德国波恩研究煤矿技术，刚刚匆忙归国。他先前在剑桥大学待过两年，当下是个陆军中尉，穿着军服，更可以名正言顺目空一切。

论社会地位，克利福德·查特莱比康妮要高。康妮属于小康的知识阶级，他却是贵族成员。虽非高门大户，但总算是贵族。他的父亲是男爵，母亲是一个子爵的女儿。

虽然克利福德比康妮出身更高，交涉更广，却比康妮显得更小

1 肯辛顿（Kensington），伦敦富人区。

2 西敏寺区（Westminster），位于伦敦城的西边、泰晤士河北岸，是贵族居住区，也是英国的行政中心，西敏寺即英国国会大厦。

气，更胆怯。身处狭窄的“上流社会”，即是说，地主贵族群里，他便自在些；去到充满中产阶级、民众和外国人的大社会里，他便羞怯紧张。直说吧，他有点害怕中下层阶级的大众，以及与他不同阶级的外国人。他明明挺有保障，却总有种自觉麻木的自我保护意识，挺奇怪，但在我们这时代就有这等怪事。

因此，康斯坦斯·里德的从容温柔令他迷醉。在那混沌杂乱的世界里，她的自持，比他要沉稳多了。

然而他也算个叛逆者，甚至叛逆了他自己的阶级。或者，也许，叛逆这词过于言重了。他只是跟着普罗青年，一起愤世嫉俗、反抗权威罢了。父辈们都可笑，他自己的顽固老爹尤其如此。一切政府都滑稽，我们那走一步看一步的英国投机政府，特别滑稽。军队滑稽，老头子将军也是，那红脸的陆军部长基钦纳将军¹，简直滑稽得登峰造极。甚至战争也是可笑的，虽则战争里要死相当不少的人。

事实上，一切都有点可笑，或十分滑稽：一切有权威的东西，无论是在军队、政府还是大学，都滑稽到了极点。至于那些故作统治状的统治阶级，也可笑。而乔弗里男爵，克利福德的父亲，尤其可笑：砍伐着自家的树木，把煤矿场里的矿工当茅草送上战场，他自己在后方安全地爱国；为了爱国，花钱花到入不敷出。

当查特莱小姐——名叫艾玛，克利福德的姐姐——从中部地区

¹ 陆军元帅霍雷肖·赫伯特·基钦纳（Horatio Herbrt Kitchener），第一代基钦纳伯爵（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参与过多次英国殖民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扮演了重要角色。

到伦敦去担当护士工作时，她私下里鄙薄着乔弗里男爵和他刚愎的爱国主义。男爵的长子兼继承人赫伯特，则公然嘲笑父亲，虽然属于他的树木都被砍下填壕沟去了。克利福德只就此不安地轻笑了一下。一切都可笑，事实如此；但这可笑若离自己太近，以至于自己都变滑稽了呢？至少其他阶级的人们，比如康妮，是挺认真的；他们有信仰。他们对于军队，对于征兵的威胁，对于儿童缺砂糖、缺糖果这些问题，很是认真。这些事情，当然都是当局可笑的错误。但是克利福德并不上心，对他而言，当局本身就是可笑的，倒不是因为糖果和军队。

大概当局者自己也觉得滑稽，于是也抽了一阵子风，局势混乱了一段时间，直至前线问题大了，劳合·乔治¹出来救场。这已经超越可笑了，于是目空一切的青年们再也笑不出来了。

1916年，克利福德的长兄赫伯特去世了，于是克利福德成了继承人。他甚至连这个都怕了起来。

身为乔弗里爵爷的儿子、拉格比世家的一员，这身份何等重大，他一直明白，他永远无法逃避他的命运。然而，他也知道：在这广阔沸腾的外界眼中，这也很有趣。现在他是继承人，得为拉格比世家负责，这事听来岂不是很可怕吗？听来堂皇，同时，还有些荒唐？

乔弗里爵爷并不以为此事有荒唐之处。他脸色苍白，神情紧

1 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第一代德威弗尔的劳合·乔治伯爵，英国自由党政政治家，1916年至1922年间领导战时内阁，1926年至1931年间担任自由党党魁。

张地执拗着，想拯救他的祖国、改善他的处境，不管在位的是劳合·乔治还是谁。他如此隔绝，如此闭塞，连博顿利¹这样臭名昭著的股票推销人，他都觉得还不错。乔弗里爵爷拥护英格兰和劳合·乔治，正如他的祖先们拥护英格兰和圣乔治²；而且，他永远搞不懂这其中的区别。于是乔弗里爵爷继续砍他的树，拥护英格兰和劳合·乔治。

然后呢，他要克利福德结婚，好弄个继承人出来。克利福德觉得他父亲不合时宜，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但是他自己，又比父亲新颖多少呢？也不过就是能嘲弄一切，再用更极端的自嘲态度对待自己罢了。无论是否真心愿意，克利福德带着最后一点儿严肃劲头，承了爵位，接掌拉格比的家业。

一战初期的巨大狂热消失了，死灭了。太多的死者，太多的恐惧。男人需要支持与抚慰，男人需要一个铁锚，好停泊在安全的港湾。男人还需要个老婆呢。

查特莱兄妹三人，以往离群索居，孤僻得令人诧异，他们认识人多，却孤独封闭在拉格比。他们都觉得孤独，因此更加亲密：虽然他们有爵位和土地，或者可能就因为这个缘故，会感到时时自危。他们和生于斯长于斯的中部地区的工业区全然隔绝；他们甚至被父亲隔绝了与同阶级的人的往来：他们那古怪、固执、天生不爱

1 霍拉肖·博顿利 (Horatio Bottomley, 1860—1933)，英国下院自由党议员，煽动家，曾靠投机买卖大量赚钱。

2 圣乔治 (Sanctus Georgius, ?—303)，古罗马时期天主教的著名烈士、圣人，英格兰的守护神，经常以屠龙英雄的形象出现在西方文学、雕塑、绘画等领域。